

高黎贡山的森林中发现了一株高达20多米的杜鹃花树，因其高大的树干，他将其命名为大树杜鹃。后来，他擅自雇来工人砍倒了一株高25米、树龄280年的大树杜鹃，并将树干锯成圆盘运回英国。当时，整个英国都在感叹，神秘的东方居然还有如此巨大的杜鹃花树。时至今日，这枚巨大圆盘大树杜鹃树干标本，仍陈列在大英博物馆中。

在20世纪90年代，现存的大树杜鹃王经历了一次“人祸”。当时，有媒体前往腾冲拍摄大树杜鹃王，大树杜鹃王枝繁叶茂，繁花盛开，以至于几乎没有一点光线从空中照下。摄影师在树下多次调整拍摄机位，都无法找到更好的光源。这时，带领记者拍摄的村委会主任自告奋勇爬上了大树，“唰唰”几下，砍下了有手臂粗的大树杜鹃王树枝。一缕光线透过树荫后，拍摄任务终于完成。

第二天，巡山的护林员发现了被砍在地上的大树杜鹃王树枝，迅速将情况上报。很快，森林公安介入调查。查到这位村委会主任后，对方也承认是自己所为，但辩称是无心之过，只是为了拍摄方便。

最终，法院审理后以毁坏珍贵树木罪，判处其3年有期徒刑缓期3

年执行，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也被免去，付出了惨重代价，此案也闹得十里八乡人尽皆知。“大树杜鹃不能乱砍，破坏了是要被判刑的”观念，在当地深入人心。

除人为破坏外，大树杜鹃王也曾遭受过天灾。2008年，原本分叉出3枝树枝的大树杜鹃王，其中的一枝突然枯死，剩下两枝的胸径分别达到1.57米和1.11米。2018年，因一场罕见的大雪，剩下的其中一枝不堪重负，在雪中折断。如今，仅剩一枝树枝的大树杜鹃王成了高黎贡山绝对的“宝贝疙瘩”。

为保护大树杜鹃，陈映照和同事经常去附近有大树杜鹃分布的社区、学校进行保护宣传。宣传后，大家才知道自己的家乡原来还有这么珍稀和特别的东西。“除了从小培养孩子的保护意识，还可以增强他们对家乡的自豪感和认同感。”陈映照说，孩子在学校了解到大树杜鹃的相关知识后，绝大多数都会向家长和亲戚做宣传。

### 人工繁育回归种植获成功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现存的1771株大树杜鹃仅分布在陡岔和刺竹河两个片区，前者面积1000多

亩，后者只有几十亩。除此之外的高黎贡山其他地方，居然没有一株大树杜鹃分布。

“若再不加以保护和人工繁育，大树杜鹃就有灭绝的危险。”陈映照说，“从2015年开始，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腾冲分局便开始探索人工繁育大树杜鹃。”

但摆在陈映照面前的首要难题，便是种子的繁育。“别看大树杜鹃那么大，但种子太小。”陈映照说，种子小就意味着繁育困难，很难自然扎根到土里。

陈映照尝试过低温处理、药物处理和常温处理等不同的种子处理方式，也尝试过扦插、嫁接等方法，3年后，陈映照及同事通过低温处理种子的方式，成功繁育出80多株幼苗。2018年，这些幼苗被移栽至与陡岔和刺竹河森林植被及气候比较接近的林家铺，大树杜鹃的回归种植试验由此开启。

截至今年3月，经调查发现，当初移栽的大树杜鹃有48株成活，而且长势不错。最大的已经40多厘米高，大多数大树杜鹃长出了五六片叶子。“要是没有人为破坏，或者野生动物破坏，这些大树杜鹃应该都能成活。”陈映照说。

另一个好消息是，近年来，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也成功繁育出大树杜鹃幼苗，今年，欲将300株幼苗交由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腾冲分局在高黎贡山进行回归种植。

目前，陈映照和同事已经在大树杜鹃群落，布设了5个400~900平方米不等的样地，集中监测样地内乔木、灌木、草本等种类及气候变化对大树杜鹃生长的影响，以寻找适宜大树杜鹃生长的环境，为今后大树杜鹃的回归种植保驾护航。📍

本刊记者 雷鸣 袁海毅 王学勇  
邹鹏 📷



管护人员监测大树杜鹃